

中国学则要讲明白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①,是可感可行的,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从人类文明形态上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只有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

(五)关于赓续和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探寻并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引领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历史自信、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科学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与时代潮流,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责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国史哲学研究历史主动精神,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反映及揭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在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上的思想理论源泉与实践基础,在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上的自主自立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在沿着正确方向和发展道路坚定前行的历史自觉与奋斗精神。新时代中国学则要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研究并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华民族精神在新中国历史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培育、践行和弘扬,讲述历史主动精神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的具体体现及其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的历史主动精神样态,使之可感知、可领悟、可践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国史哲学既研究历史问题又研究哲学问题,而国史中的历史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运用哲学研究国史,在国史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历史哲学,还需要融入政治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此构建国史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学提供和创造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与前景,推动国史研究创新发展、国史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新时代中国学应用研究的融合发展,在观照历史、观照时代中拓展历史哲学的视野,走出一条国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发展之路。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学

王 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际合作局,北京 100732)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是哲学社会科学担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重要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学术优势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一、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是回应时代呼唤的一项紧迫任务

18世纪,传统汉学研究兴起于欧洲,注重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汉学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更趋于关注近现代和当代中国,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并相应使用“中国学”这一含义更为丰富、涵盖更为广泛的称谓。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研究逐渐衍化成为涵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研究。

^①《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各国学术界、智库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发展的研究兴趣显著增强,中国学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显学”。与此同时,在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的偏见和误读,这种状况既与其学术研究传统的自身局限性相关,也缘于西方“文明优越论”以及严重的意识形态化等弊端。这种偏见和误读,误导着对中国的观察与认知。

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在此背景下,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成为回应时代呼唤的一项紧迫任务。构建扎根中国、联通中外、贯通古今、融通学科、立体综合的新时代中国学,将促进世界更好地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①,推进中国形象由“他塑”向“自塑”转变,更为充分地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也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实践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开创性独创性的实践经验,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发展的成功实践,展示了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也只有以科学理论为指引,才能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才能归根到底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为什么成功、如何能继续成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提供了思想指引、理论内核和逻辑主干。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深入阐发中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三、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要坚持问题导向

新时代中国学在中华民族进入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应运而生,它不是一门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一门服务于复兴伟业的实践之学。应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按照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总要求,聚焦制约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突出问题,积极有为构建新时代中国学,使其在中国形象主动“自塑”中担当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要努力转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况。需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视角进行深入研究,落脚在以学术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理论。通过专业性、学理性表达,透过理性的力量,提升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传播力、影响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知和认同。

要有效增强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构建新时代中国学,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依托学术学理更好回应世界对中国的关切,增进中外相互理解与合作。为此,需要深入洞悉对话和传播对象的社会历史背景、文化心理结构、学术理论范式等,着力打造融通中外、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需要与外部政界、商界、学界、媒体以及社会组织等广泛交往和对话,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

^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7页。

规律、改进方式,提升开展思想学术交流的成效。

四、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要坚持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须以普遍联系、全面系统、发展变化的观点深入研究其中包含的各方面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统筹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国学。

要深入探索如何实现新时代中国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有机统一。构建新时代中国学涵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规定着研究领域以及学科分类与问题设置等,为新时代中国学学科提供系统建制。成系统的学科理论构成学术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学学科提供内容基础。在学术发展中形成的成系统的概念范畴构成话语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学学科提供话语表达。要深入探索和研究如何实现新时代中国学学科体系的与时俱进,为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建制基础;新时代中国学的话语体系如何实现对其学术体系的准确和充分表达,新时代中国学的学术体系又如何通过其话语体系更好地为世人所认识和理解。在处理好“三大体系”相互关联基础上构建起成为“一块整钢”的新时代中国学。

要深入探索如何处理构建新时代中国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涵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这些领域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域。这就要求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将各相关学科领域研究有机贯通、整合起来;同时,在新时代中国学“三大体系”建设中着眼于增强国际传播效能,充分吸纳和集成哲学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理论、范畴、方法,有效强化新时代中国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此外,持续关注跟踪国际汉学、海外中国学研究,借鉴、吸收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

五、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要坚持胸怀天下

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①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要从学术学理上深刻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充分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必然规律、重大意义,鲜明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发展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着力讲清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表明西方现代化道路并非人类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拓展了关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认识。新时代中国学要以学术学理方式讲清楚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中国始终坚定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要着力讲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之所以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构建新时代中国学,要与世界各国广泛开展思想学术对话,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促进多样文明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谐共生;积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人文社会根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基,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绿色低碳、清洁美丽的世界。

(王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译审)

国外中国学的流变、现状与思考

周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中国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方法为主研究中国问题的综合性学科。其概念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形成了汉学、国外汉学、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国外中国学、世界中国学等若干意思相近又有不同内涵的相关术语。其中,汉学(Sinology)专指海外偏重于历史人文领域的中国研究,或特指古代中国研究。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海外中国学或国外中国学,则主要是中国境外或国外以现当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综合性研究,即观照当代中国、现实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学”源于“汉学”,但又有别于“汉学”。严绍盪指出:“我国学术界目前在关于 Sinology、Chinese Studies 等的译名和关于这一学术的名称的认定方面,认识上的差距很大。”^①而世界中国学,“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试图推动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的称谓”^②,是国内常用于对带有“海外”“国外”“国际”等各种地域限定词的中国研究的统一称谓,涵盖中国本土和国外两方面的中国研究。本文以国外关于古代中国和现当代中国研究的机构、成果为研究对象,阐释其由古及今的流变过程,分析其现状与特点,针对其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应对的思考,以推动构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国外中国学的演进与格局形塑

国外中国学(汉学)自利玛窦开始,经数百年的发展,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还是在区域格局等方面都经历了深刻的演进过程。

(一) 国外中国学研究对象的分野

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外中国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日益丰富、拓展,主要可分为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前者又称为汉学研究。

1. 汉学。从西方以欧洲汉学为代表的传统汉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其大致经历了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早期一鳞半爪的游记内容,到传教士严肃的探索,再到专业中国学者或汉学家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汉学主要关注中国古代历史和古典文献研究。这三个不同阶段清晰地折射出了汉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传承和演变脉络。随着古代中国地理疆域及其影响力的扩大,开始有西方人套用对古罗马帝国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封建王朝使用“中华帝国”的称谓。因此,西方早期关于中国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原”和封建时期的“中华帝国”概念,亦多统称为汉学。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将古代中国出现过的统一大朝代划分为三个“中华帝国”时期。^③当然,这种以统一的大朝代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就汉学本身而言,中原文化依然是西方研究的内核,但由于当时中国北部的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民族之间的交流、民族文化的交融,这种激荡和变化不可小觑,更不应被忽视、被剥离。

2. 中国学。晚清以降,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国门,西方汉学的研究视野开始超出汉学和古代“中华帝国”的范畴,在东亚朝贡体系和东西方冲突对抗的框架下研究中国。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

^①严绍盪:《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2000年第5期。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3页。

^③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41、105、177页。

研究的力度,主动译介、推出更多中国研究需要的文献资料,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方面推出更多更易被世界广为接受的成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为我们科学、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打开了一扇别样的窗口。面对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常常呈现的雾里看花和隔靴搔痒的观感,及其囿于自身意识形态和固有文化思维惯性的影响而产生的误读或曲解,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历史自信和学术自信,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增进国际交流互鉴,不断引导“中国学回归本土”,推动新时代中国学的发展与繁荣。

(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The Historical Deposi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SONG Yue-hong

Chairman's words: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nd splendid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China, New China has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development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entered an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process, so Chinese studies have als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prominent learning”.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espe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national history, endows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with new era connotations and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w era is to interpret Chinese practice and construct Chinese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ld and China's development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base ourselves on China,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explore history, grasp contemporary time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system, and truly, stereoscop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howcase China and the trustworthy, lovely, and respectable image of China.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we have planned and organized this group of thematic discussions together with Hebei Academic Journal, with the aim of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research in the new era of Chinese studies in depth.

Key Words: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studies; research on national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赵新潮]